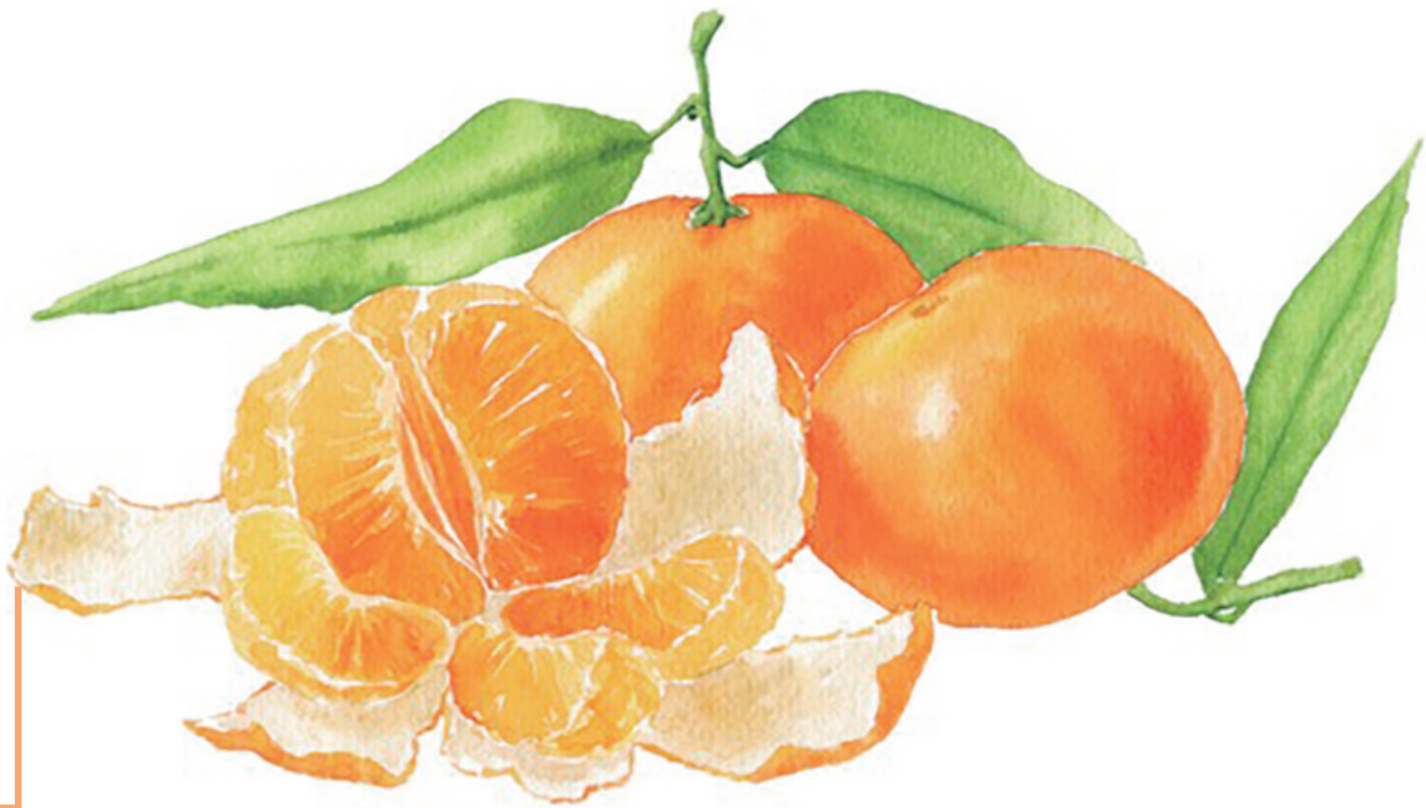


橘待秋霜颗颗肥



“筭因春雨朝朝吃，橘待秋霜颗颗肥。”（元·虞集《白云间上人度夏》）说起秋天的水果，怎么能少了橘子呢？

橘子果质饱满，味美多汁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提到橘子，大家大概便舌底生津、垂涎欲滴。《西游记》里，都有哪些地方产橘子呢？咱们一起去看看吧。

花果山大概是《西游记》里最盛产橘子的水果基地，早在第一回中，就提到花果山“橘蔗柑橙盈案摆”。吴承恩老师将橘与柑拆开并列，可见，这两种水果是有些不一样的。

的确，柑和橘都属于芸香科柑橘属的宽皮柑橘类。但还是有些不一样，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·果部》中为我们提供了橘子和柑子的辨别方法：

“橘实小，其瓣味微酢（即酸），其皮薄而红，味辛而苦；柑大于橘，其瓣味酢，其皮稍厚而黄，叶辛而甘。”

通常说来，橘子的果实较小，果瓣味道有些酸，果皮薄而红，味道辛辣而且带有苦味。相比之下，柑子的果实要比橘子大，果瓣味道酸，果皮更厚并呈现黄色，叶子辛辣而甘甜。也有学者认为，柑子其实是橘子与橙子的杂交品种。不过，由于柑与橘长得颇为相似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人们常常将这两种果子混淆，或是将名称混用。

此外，橘子还常常被写作“桔子”。回到《西游记》的世界里，在竹节山九曲盘桓洞九头狮子的地界，也有“桔绿橙黄”之景象，并且书中指明当时正是“深秋之候”，但见：“桔绿橙黄，柳衰谷秀。荒村

雁落碎芦花，野店鸡声收菽豆。”一派秋日田园光景。“橙”与“桔”，不仅是秋天的代表性水果，“橙黄”与“桔绿”，更成了秋天宜人景色的代名词。

在天竺国，国王欲将唐僧招为驸马，在御花园华夷阁设宴。阁上的壁上挂着四面金屏，屏上画着春、夏、秋、冬四景图，每幅风景图上都配有一首翰林名士的题咏。唐僧见了，提笔和了四首，其中《秋景诗》写道：“香飘橘绿与橙黄，松柏青青喜降霜。篱菊半开攒锦绣，笙歌韵彻水云乡。”唐僧所题的这首《秋景诗》，欢快而富有活力、生机与喜悦之情。绿橘、橙黄，这正是收获的象征啊！

熟橘子通常是橘黄色，那么，唐僧师徒所看到秋景中的“桔绿橙黄”之景色中，橘子是绿色的吗？实际上，“橘绿色”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绿色。而是橘子未成熟时的绿色与成熟时的黄色相间，混合而形成的颜色，即“橘绿色”。

我国橘子品种繁多，栽培历史悠久，是橘子的重要原产地之一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便曾记载过：“蜀、汉、江陵千树橘。”可见，早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期，橘子便广泛分布于我国的南方各地。

关于橘子，还有个特别有名的故事。《晏子春秋》中记载了一个“晏子使楚”的寓言故事。话说齐国大臣晏子出使楚国，楚王设宴款待晏子。大家在宴会上推杯换盏、把酒言欢，气氛甚为融洽。可实际上，楚王早就在背地里安排了一出戏，想看晏子出洋相。于是，当大家都兴高采烈时，两个小吏却突然绑着一个人出现在殿下。楚王问：“绑的是什么人？犯了何罪？”小吏回答：“是齐国人。犯

了偷盗之罪。”楚王看着晏子，说：“齐人固善盗乎？”意思是齐国人是不是向来都擅长偷盗？

晏子知道齐王在为难自己，便说：“橘树生长在淮南则为橘树，生长在淮北便成了枳树。虽然叶子相像，可果实味道却完全不同。这是为什么？是因为水土不同啊。老百姓在齐国不偷东西，到了楚国就偷东西，莫非是楚国的水土不好吗？”晏子之所以用橘子作比喻，是因为他认为，橘子只有生长于南方，才能结出甘美的果实，倘要将它迁往北方，就只能得到又苦又涩的枳实了。这一番高论，令楚王自讨没趣。

战国时期，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对于橘子也大加赞赏。楚国地处南方，盛产橘子，因此，屈原在自己的诗歌《九章·橘颂》中歌颂橘子“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”。如果将橘树迁到北方，那么就只能化而为枳了。因此，他歌颂了橘树的坚贞不屈，并托物言志，以橘树的品质来表达自己的追求高尚品格的坚定意志。

然而，科学家研究发现，虽然橘和枳都属于柑橘属，它们外表相似，但各自都为独立物种，并非一类。所以，橘树即使生于北方，也不会变成枳。橘子是能够直接食用的水果，而枳实酸涩，它的果实和果壳，多被用作药材。“橘化为枳”，只是在生产力和科学水平不高的时代，古人对橘树的一种误会罢了。

自古以来，爱吃橘子的吃货可真不少。宋代的宋孝宗也爱吃橘子：“称此一天风月好，橘香酒熟待君来。”秋日时光美好，不如一起来品尝橘子吧。（据《北京青年报》邱俊霖）



今天人们口语中的“匆匆”一词，是形容急急忙忙的样子。但其实这是一个误用了1000多年的词，正确的用法是“勿勿”。

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勿，州里所建旗。象其柄，有三游。杂帛，幅半异。所以趣民，故遽称勿勿。”“游”是旗帜的飘带；“杂帛”指杂色的装饰物；“幅半异”指半幅为红色，半幅为白色，商代的正色为白色，周代的正色为赤色，故为半赤半白之色；“趣民”指催促百姓，古代旗帜，纯色代表缓，杂色代表急，因此用“勿”这种杂色旗催促百姓赶紧聚集；

“匆匆”原是“勿勿”之误

“所以趣民，故遽称勿勿”，因为是催促百姓的缘故，所以引申而把急遽、匆忙称作“勿勿”。

《礼记·礼器》中说：“洞洞乎其敬也，属属乎其忠也，勿勿乎其欲其飨之也。”这是讲的祭祀宗庙的时候，容貌洞洞然，恭敬的样子，心中属属然，忠诚的样子。东汉学者郑玄注解：“勿勿，犹勉勉也。”即勤恳不懈的样子，盼望神来享用祭品。这个义项也是从急遽、匆忙引申而来的。

在著名的《颜氏家训》中，颜之推表达过这样的疑问：“世中书翰，多称勿勿，相承如此，不知所由，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残缺耳。”颜之推当然知道许慎的解释，因为紧接着就用许慎上述的话加以解说。可见今人书信结尾处常用的“匆匆”一词，古时却写作“勿勿”。比如王羲之的《章草帖》：“皇象章草，旨信送之，勿勿，当付良信。”皇象是三国

时期吴国的著名书法家；旨信，书信。这几句话的意思是：皇象的章草作品，用书信寄给您了，此际勿忙，容后闲暇时再派遣好的信使前去。

到唐代时，“勿勿”和“匆匆”已经并用。杜牧《遣兴》：“浮生长勿勿，儿小且呜呜。”这是用的“勿勿”，形容浮生之匆遽。“勿勿”则用得非常多，比如牟融《送客之杭》：“西风吹冷透貂裘，行色勿勿不暂留。”

“勿勿”为什么会误写为“匆匆”呢？有两种说法：一种出自宋代学者黄伯思《东观余论》：“而今世流俗又妄于勿勿字中斜益一点，读为恩字，弥失真矣。”另一种说法是表示急遽的“恩恩”或“忽忽”一词省写为“匆匆”。因此明代学者杨慎在《丹铅续录》中感叹道：“好古者但知‘勿勿’而笑‘恩恩’，逐俗者又但知‘恩恩’而骇‘勿勿’，皆谓非也，是以学者贵博古而通今也。”（据《天津日报》许晖）